蒲公英

從睡眠說起

公英閣小札

退休以來，每天無所事事。說無所事事也不儘然，除非第二天有事非得一早起床，不然的話，總是睡到自然醒，每天睡足八、九個鐘頭，不在話下，不知怎的，一覺醒來，已睡了超過十小時。

有些朋友，總在抱怨，難以入睡，我這人從沒體驗過什麼叫睡不著覺。

我一挨上床邊就下意識的閉上眼，睡了一會，還會打呼嚕，這習慣應該是祖宗傳下來的基因。

父親的同事，曾經給我講過一段父親與他同睡一間房的事，他的同事好像姓林，後來一家去台灣定居，再也沒回過岷里拉。

每天晚上，這位林伯每晚很難入眠。他剛要睡覺就被父親的打鼾聲吵醒，只有叫父親先別睡，讓他睡著了再睡。誰知剛要進入夢鄉，沒幾分鐘，父親的呼嚕聲打雷似地又把他吵醒。

就這樣折騰了整晚，第二天，林先生只有搬到別的房間睡。

我的弟弟與妹妹也跟我一樣，不懂得什麼叫失眠，什麼叫難以入睡。

記得五十年前，父親逝世的第一個晚上，我與堂兄弟守靈，那晚我就在殯儀館睡，與我一起守靈的堂兄弟都走了，我自個一人就躺在長長的硬繃繃的長椅上睡了一個晚上，那時的巴示殯儀館就在RECTO大道那邊，到了深夜，當然是沒了人煙。一夜沒事也沒夢；第二天，大約是早上五、六點醒來，起了身，見到慈祥的父親，躺在棺木裡。還記得當時，我哭得撕心裂肺，寫到這裡我還是忍不住淚流滿面。

那時，父親與母親已為我訂了婚。我與妻在居喪四十天內完婚，咱們的習俗叫“順孝娶”。

時間就這麼一恍，就是半個世紀。

我的《公英閣》，陸陸續續收藏了很多“可林古典文”（COLLINS CLASSICS），好像就要收齊全套。

我的英文水準一般，讀這些西方古典文學著作，讀得很慢，每頁總有二、三個生字，查查字典，也就可以讀懂了。

現在的字典，只要打開手機，就可以查到，快捷方便。

回憶起，年青時，唸完了中學，又上遠東大學唸書，只唸了一年多二年不足。那時我是半工讀，上午七時多開店，下午四點就上學去。

那個年代，反老馬呼聲喊得價天響。

好幾次上學時，RECTO大道上，紅旗飄飄，學生與工人們高喊“CHE”，“CHE”，“CHE”，CHE就是當時與古典的FIDEL CASTRO一起推翻古巴的反動政權的同志，他的全名好像叫ERNESTO GUEVARRA。

古巴解放後，CASTRO把他安排了一個重要職位，他拒絕上任，聲稱待全拉丁美洲解放後再說，後來被美國的中情局在拉丁美洲的叢林裡擊殺，他是位偉大的共產主義斗士。

記得那時的革命熱潮，幾乎淹沒當局。

每次上學時總會碰到學生工人反馬示威，軍警鎮壓，“摩羅托”，催淚彈，東起西落，每次我都躲入電影院裡，看場電影，課也沒上了。

歷史好像跟我們這國家開了個天大的玩笑。老馬被“人民力量”趕下台，也不知的小馬又上了台，我不懂政治，也不知其中的奧妙。

記得上一次大選，本來我與老伴也是想投小馬的票，大疫剛過，我染世紀疾病剛痊癒，我與老伴不想往人堆裡紮，唯恐再次中招，也就放棄了投下我倆神聖的二票。

至於，當時我倆支持小馬，至今，我還沒想明白，是對還是錯。

總之政治不是我們這些市井小民能弄清楚的玩意。

今年已是二〇二六年，再過兩年，又是總統大選，明年各方人馬開足競選機器，逐鹿中原，鹿死誰手，沒人知道。

只要我們能安居樂業，兒孫順順暢暢，誰當家做主關我們鳥事。

2026年11月10日

老油條

美國真敢與中國打一仗嗎？（二）

談天說地

讓咱們回到主題來，美國若真要因中國解決台灣獨立問題與中國開戰。它們必先要考慮這場戰爭的代價及其收益殘酷的計算，以下問題是值得美國政客和智庫戰略專家好好思考的問題了。

第一、台灣海峽離開中國大陸沿岸平均寬度相隔也只有160公里，尚且在最窄最近之處的台灣海峽也只130公里，這麼近距離大陸治岸發射火炮都可抵達台灣省，它完全處於中國火力網覆蓋之下。而美國本土距離台灣超過1萬公里。即便是前沿基地關島相隔也要3000公里，這意味美國要打這場戰爭必須勞師動眾遠征來打，而解放軍卻輕易只在家門口作戰，而美國軍隊後勤補及線將拉得太長了。所以地理位置已處於劣勢，所以美國智庫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，大約40次台海兵推，美軍在第一周內將損失兩個前沿部署的航空母艦戰鬥群，戰爭可能持續拖延數年，並導致數十萬名美軍死亡，美國航母每艘至少也有五千人以上，兩艘航母被擊沉已有上萬人傷亡葬身台海，加上其它伴隨著的航母戰鬥群艦艇人員傷亡。美國學者警告，以美國目前作戰模式，在面對中國這樣對手和自身處於如此遙遠的地理距離，美軍在台海衝突中無法獲得決定性的勝利……，必須好好三思。

第二、美國國內民眾不願為台灣獨立而戰。美國民眾對直接介入台海衝突的支持度，已從2021年的52%的讚成度大幅下降，到2026年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調查顯示，若中國大陸攻打台灣省，僅38%美國受訪者支持動用美軍，相比之下美國民眾更傾向於賣武器給台灣，或者提供軍事物資，情報等非直接參與的拖延戰型式援助，美國民眾認為台海戰爭是一場對美國人毫無意義的戰爭，大部分受訪民眾不願為台灣而戰……。特朗普也明確表態，不支持也不希望看到台灣人走向獨立，表示美國不願遠赴9500英里之外打一場戰爭，換句話，美國民眾和部分決策者不願為台獨引發的戰爭買單流血……。

第三、美國想以盟國的戰略模糊，來維持它雙重威懾的伎倆，但這政策已逐漸走向蒼白無力，今天排在現實面前，解放軍實力已遠超美軍，因此美國戰略界智庫人士，出現清晰看出這戰略模糊已不存在，正式建議美國政府將對台政策從戰略模糊，調整為明確不干預台海，理由是戰略模糊的風險遠超潛在利益。如美國國防優先基金會報告的判斷，兩岸統一對美國利益的影響是可控約的，但若為擔擋中國兩岸統一而與中國開戰，將帶來極其慘痛代價，包括將有大規模美國人的巨大傷亡。甚至會引發一場升級為核子戰爭和全球經濟的大浩劫……。

美國智庫精英的分析，如果戰爭意味要為一個尋求法理台獨的民進黨，來和另一個核大國在其家門口進行一場毫無勝算戰爭，它的代價是如此的慘重，且得不到自己國內美國民眾的支持，那麼美軍開戰的意願肯定很低落，甚至認為這是一場毫無意義的戰爭……。但這不等於美國國會輕易放棄台灣，但為避免落入民進黨圈套，來為台獨而戰。美國會試圖通過非直接參戰的其他方式幫助台灣，諸如供給台灣情報消息，販賣攻擊性武器，制裁中國，給中國大陸在實現統一台灣時增加中國成本。所以美國目前的戰略重心是全力武裝台灣，讓台灣人在前線承擔更重大的責任，說白一點就讓這些台灣兵與解放軍正面打一場……。而美軍自己的主力，卻後撤至相對安全的第二島鏈關島……。以降低自已子弟兵的傷亡損失……。這場痛打分裂國家賣國賊台獨的台灣人，咱們海外華人確實睜眼等得太久太久了，沒有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，台灣即使再過100年也收不回來，與台灣人談和平統一，根本是天方夜譚，是癡人說夢，像是向天打月，就像菲語SUNTOK SA BUWAN，也像魯迅阿Q精神勝利法，今天民進黨是公公開開喊台獨，國民黨也差不了多少，大家都在騙、拖、延，大家都在敷衍，大家都「畫虎卵」，武器照買，舞照跳，大家來比拚長歲數，根本不想與中國談統一，偶爾喊喊九二共識，騙騙大陸人，騙騙一些鴿宵或假鴿宵的大陸人，因為目前台獨份子已太多太多了，目前時局正有利於解放台灣，活捉台獨份子是中國領導人和十四億中國人民的當務之急，讓他們在叛國及數典面前，受到判國賣國法律的懲罰，讓這群台獨人終身坐穿牢底……。

稿於2026年11月5日

莊杰森

莊杰森:有教無類，因材施教

——從親身見聞淺析華文教育的興起與衰敗（之十六）

各說各話

立足公平、兼顧學習起點

談到華校藝文競賽，有一個筆者長期關注、卻鮮少有人深入討論的問題。同樣是華校學生，孩子們接觸華語的時間與機會可能相差很大。倘若把他們編入同一組別，再以同一套標準遴選參賽者，究竟能讓多少學生有機會一展所長？

一些來自中國大陸、臺灣或其他華語環境的學生，自幼在家庭或學校經常使用華語，在朗誦、演講等競賽中，往往較能自然地掌握語音、語調與表達。另有一些在菲律賓土生土長的華裔學生，家中多使用英語、菲語或閩南語，平日主要在學校接觸華語。這些差異，與學生長期累積的語言經驗有關，也會影響他們準備競賽時所需的時間與指導。

倘若校方為爭取獎項，總是優先選派華文基礎較強的學生，一些有潛力、卻尚未得到充分訓練的學生，可能連校內選拔這一關都難以通過。久而久之，他們缺少練習與磨鍊的機會，也容易因為眼前的差距而失去信心，心想「反正比不過人家」，索性不再嘗試。

華文競賽原有鼓勵學生學習的用意。倘若最需要鼓勵的孩子，恰恰最難獲得參與的機會，競賽的分組與遴選方式，便值得重新檢視。

回顧往昔、本地學生何在

回想上世紀九十年代，筆者曾多次應邀擔任母校中正學院、崇德學校、校聯及宗聯等機構所舉辦的學生藝文競賽評審。評審朗誦、演講等項目時，除近距離觀察學生對內容的掌握、臺風與表達技巧，筆者也會留意其發音、聲調與語句是否流暢。

當年，有些學生說華語帶有較明顯的本地口音，依然能把作品的情感和意思表達得十分到位。筆者對學生背景的了解，來自當時與學校及參賽者的接觸。就記憶所及，在筆者曾評審的部分比賽中，表現出色的參賽者約有三分之一是在菲律賓土生土長的華裔學生，其中不乏能與自幼在華語環境中成長的同學一較高下的人才。

多年以後，筆者在接觸的藝文競賽中，較少見到本地華裔學生有同樣突出的表現。這是筆者在有限場次中的觀察，全菲華校的情況仍有待了解。筆者一直想知道的是，當一名學生在校內尚未得到足夠的練習與指導，我們又怎能從一次選拔的結果，判斷他有多少潛力？

倘若當年就能依照學生的華語學習背景安排組別，再為有意參賽的學生提供培訓，是否會有更多本地華裔學生願意走上舞臺？這個疑問，始終縈繞在筆者心頭。

分級競賽、拓寬參與機會

未來舉辦華文朗誦、演講及其他語文競賽，主辦單位不妨依學生的華語學習經歷與實際程度，試行分組。分組時可參考學生是否曾長期在華語授課環境中就讀、平日使用華語的情況，以及現階段的表達能力。國籍、出生地與族裔相同的孩子，也可能有截然不同的學習經驗。依實際程度安排組別，較能兼顧個別差異。

分組之後，各組可按程度設定題目與評分標準。基礎組可以著重內容理解、發音清晰與表達完整，進階組則可進一步考察語言運用、內容組織與臨場表達。如此一來，初次參賽的學生有機會在適當的難度下展現所學，程度較高的學生也有充分發揮的空間。

分級競賽若要發揮作用，還得從校內做起。學校可先擴大報名機會，讓有興趣的學生接受基本指導，再經校內比賽遴選代表。即使未能代表學校出賽，學生也能從準備、練習與上臺的過程中，知道自己進步了多少，還有哪些地方可以加強。對一些平日甚少開口說華語的孩子而言，能在同學面前完整說完一段話，便是值得肯定的進步。

獎項耀眼、辦學更重實效

多數華校關注招生人數的增減，自有其現實考量。教師薪資、校舍維護與日常行政，都需要穩定的財務支撐。招生人數下滑，學費收入隨之減少，學校也可能面臨收支壓力。學生得獎，校方公開表揚，原是對學生努力與教師指導的肯定與鼓勵。

值得留意的是，倘若競賽佳績逐漸成為招生宣傳的重點，校方又把培訓機會長期集中在少數績優學生身上，其他學生的學習需要便容易被忽略。獎盃可以陳列在校內，得獎照片可以刊登在報章與社群媒體。至於那些讀一篇短文仍有困難、想用華語表達卻不知如何開口的學生，學校又投入了多少心力來幫助他們？

衡量華文辦學的成效，應多看看學生在日常課堂中的實際進步。一個原本讀不懂課文的孩子，能否逐步掌握文意？一個過去不敢開口的孩子，能否慢慢用自己的話說清楚一件事？這些進步也應成為學校檢視教學與分配資源的依據。

回歸教育、讓學生展所長

倘若各主辦團體能共同協調賽程、整合性質相近的活動，學校便有較充裕的時間安排正課與培訓。校方也可藉此檢討遴選方式，讓平日較少受到注意、尚未建立信心的學生，同樣有機會練習、參與和接受指導。

錦上添花固然可喜，雪中送炭更顯教育精神。筆者尤其盼望，那些在家中少有機會接觸華語的孩子，能在學校獲得足夠的練習與鼓勵，從敢開口、願意讀，到能用華文表達自己的想法。當愈來愈多學生能把所學用於日常生活，也就增多一條親近與理解中華文化的途徑。

因材施教、讓人人有所得

「有教無類」，是讓每個孩子都有學習與參與的機會。「因材施教」，是從孩子現有的程度出發，給予適當的指導與挑戰。菲律賓華校的學生，家庭語言與成長環境各不相同。有些孩子自幼便能用華語與家人交談，有些則主要在課堂上接觸華語。倘若以同一套教材、同一進度和同一標準要求所有學生，基礎較弱的孩子容易因跟不上而失去信心，程度較高的學生也可能因缺乏挑戰而停滯。以口語表達為例，同樣是介紹自己的家庭，初學者可以先練習用幾句完整的話介紹家人，程度較高者則可進一步敘述一段家庭往事，練習把事情說得清楚、有條理。

同樣的道理，也適用於校內培訓與校外競賽。倘若校內的培訓機會長期集中於少數已有佳績的學生，其餘學生便少有機會在練習與登臺的過程中發掘自己的潛能。學校可先透過班級朗讀、說故事或校內分級競賽，讓更多學生有機會練習與展現所學。至於校外競賽，主辦單位也可依參賽者的華語學習背景或實際程度設組，讓程度相近的學生切磋，並讓各組學生都能面對與自身程度相稱的挑戰。

衡量華文教育的成效，尤其要看多數學生在原有基礎上前進了多少。原本不敢開口的孩子，能在同學面前用華語說完一段話。原本只能照稿朗讀的孩子，能慢慢用自己的話講述一件事。這些進步，正是學生從課堂所學走向實際運用的過程。華校若能把這樣的學習機會擴及更多學生，「有教無類」與「因材施教」才能真正落實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林鴻東

閩南「廠官爺」考

各說各話

去年十月，我在台灣學者許如中的《金門風俗誌》中看到一條極短的記載：「廠官爺：俗稱南炳王，又稱藍寶王，後浦南門，舊系造船廠，此為造船廠之神。」寥寥三十余字，記的是一尊罕為人知的行業神。

「廠官爺」三字首見於清代《金門誌》。該誌道光十六年殺青、光緒八年刊行，卷四叢祠載：「小媽祖宮在後浦南門（內並祀廠官爺）。」

廟即後浦南門的小媽宮，乾隆《馬巷廳誌》已著錄：「小媽宮：在金門後埔，乾隆四十一年重修。「民國十一年《金門縣誌》承襲舊誌，民國十二年廟立《天後宮重修捐題碑記》，至今猶存。1999年何培夫著錄此碑時記下關鍵一筆：「廟內並祀廠官爺，又稱『藍賓王』，為造船之神；相傳鄭成功據金，此地即為鄭軍造船所之一。」——「後浦南門，舊系造船廠」八字，由此得著落處：廟建在舊船廠的地上，神因廠而祀。

神名屢變：南炳王、藍寶王、藍賓王、南濱王，閩南語讀音相近，實為一音之異寫。本字很可能是「南濱王」：後浦南門濱海之王。南濱王，小媽宮廟方稱其「洪府南濱王」，謂其姓洪名應銓，生前為造船廠廠官、封監察御史，則有名有姓有官階，卻無任何二十世紀以前的文獻支持；《續修金門縣誌》（民國96年續修本，全12冊）第三冊《人民誌》的記載則是：「廠官爺：俗稱藍賓王或南濱王，傳說神係宋時南安人，善造舟，歿後船匠祀之。鄭成功起義抗清，在後浦南門海濱設廠造船，祀神為廠官，其像今尚奉於南門天后宮」。一個說官，一個說匠，皆無法考證。

這尊神並非金門獨有。多年前，我在龍海紫泥島發現過「廠官爺爺」的神位。紫泥島地處九龍江口、與古月港隔江相望，造船技藝傳承四百餘載，至今仍是閩南最大的民營船舶修造基地。神祇分布與產業分布高度重合——這是「廠官爺為造船業行業神」最硬的證據。中國船神自古有之，唐人《北戶錄》稱船神「孟公孟姥」，近世閩南漁家祀「船公」；但造船者之神卻鮮為聽聞，向乏著錄。

「廠官爺」的出現恰補此缺。

本論壇投稿電郵地址：shangbaoforum@gmail.com

大眾論壇 園地公開 歡迎投稿 文責自負 作者觀點 不代表本報立場